

## 老缝纫机

◎夏学军

上次回老家,屋子的一角依然放着那台老式缝纫机,用一块素净的棉布覆盖着,不知道的人根本看不出遮的是什么。

这真是我们家里的老物件了。没有缝纫机之前,母亲做针线活都是靠手工一针一线缝制。当时的条件也不好,灯光昏暗,母亲在灯下稍不留神就被针刺一下。有一年春节前,母亲抓紧时间赶活儿,父亲也被安排钉纽扣,笨手笨脚的父亲被针扎得龇牙咧嘴。当全家其乐融融吃年夜饭的时候,父亲郑重其事地宣布:“今年争取每个月攒一点钱,年底买一台缝纫机回来。别小看那个小小的针尖,扎人还挺疼!”我们都明白了,这是父亲心疼母亲呢。母亲微笑不语,把一个饺子夹到父亲的碗里。

那时候有缝纫机的家庭不多见,绝对是稀罕物。我们全家好像因为有了这个目标,每天都充满期待。还没到年底,梦寐以求的缝纫机在全家望眼欲穿中,终于买回来了!

父亲把它安放在屋子一角。它油亮亮的样子,衬托得家里其他家具黯然失色。母亲乐得合不拢嘴,摩挲着机身爱不释手。

从此,这台缝纫机在我家发挥出巨大的作用,缝纫机“哒哒哒”的声音成了无比悦耳的音乐。

母亲本来就能干,有了缝纫机帮忙后,连左邻右舍的缝纫活儿都包了。母亲真是心灵手巧,邻居拿来一件衣服样子,母亲翻来覆去看看,就能裁剪缝制出来,再加上人热情、来者不拒,从来没怠慢过谁,出活儿还快,很快就成了大姑娘、小媳妇围绕的对象。家里南屋经常坐满了人,有时候赶上饭点儿母亲还招呼大家吃饭。

我好奇心强啊,看母亲把两片布对整齐,放在机头针下面,右手转转盘,脚下踩动踏板,缝纫机顿时就“哒哒哒”地唱起歌来。趁着母亲不在,我也学母亲的样子偷偷摆弄,缝纫机却像个调皮的孩子不听话,布料不往前走却往后退。母亲发现后,告诉我这是“倒轮”,并一点点地教我。还记得我第一个缝纫成品是鞋垫,给我自己的,针脚曲里拐弯,简直惨不忍睹,不过我喜欢就好啊。

我虽然有好奇心,却没有母亲那般心灵手巧,母亲也不勉强我学,可能是她老人家预料到了随着时代的进步,成衣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生活中吧。

我真是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缝纫机被冷落了。“哒哒哒”的声音越来越少听见了,机头被放平藏到机箱里,罩上一块棉布,上面堆放着杂物。一年到头偶尔的,母亲还会把它打开,仔细地上点机油。

母亲的缝纫机,如今虽陈旧,但记载着那些逝去的时光。我最后一次用它,是母亲病逝前一个月。母亲病重大小便失禁,我给母亲缝制了几个小褥垫用来垫在身下。当熟悉的缝纫机“哒哒哒”的声音响起的时候,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……



想飞

◎子穆

## 新菜农

◎陶建明

母亲前年病故后,留下的一亩多地因管理不到位,杂草丛生。我们兄弟几个经协商每人分到一块。于是,我就有了一个自己的小菜园,退休后经常回老家当“新菜农”。

我在农村长大,当过兵,能吃苦,一般农活都会干。

我清除了地里的杂草、破砖碎瓦和生长了多年的杂树,开春时,用塑料薄膜扣成暖棚,育上黄瓜、茄子、南瓜、冬瓜、地瓜、豆角、秋葵等种苗。俗话说“种菜如绣花”,我像抚养孩子似的精心照料这些小苗。小苗刚从地下探出一个个小脑袋,不少瓜苗、豆苗还戴着一顶顶“博士帽”,我就精心照料,适时通风、浇水、拔草、捉虫。每当我回城时总有些牵挂,担心它们“伤风感冒”了,影响健康成长,只好加大回老家的频次。

农时不可误,秧苗一旦长得就得马上出棚移栽。秧苗如同婴儿般娇嫩可爱,移栽最好选择阴雨天或傍晚,这样可避免刚栽下就遭到阳光照射而萎靡不振,甚至枯萎死亡。有时大量移栽,再遇上干燥天气,需浇很多水,累得我大汗淋漓、

腰酸背痛,但看到一行行、一排排嫩绿可爱的小苗随着微风摇摆,犹如在向我作揖,辛苦、劳累立马就消失了许多。

有收无收在于种,收多收少在于管。蔬菜栽种后,管理工作是经常的、大量的。

除草、灭虫是项重要任务。杂草的生命力很强,一旦遇上阴雨天,长得比庄稼还茂盛;害虫是庄稼的天敌,一经发现必须捕捉,遇上快速繁殖必要时还得打点农药。

“庄稼一枝花,全靠肥当家。”施肥浇水十分重要,要根据不同种类的蔬菜和不同生长期及时施肥浇水,提供足够的营养。

黄瓜、豆角、丝瓜、扁豆长到一定高度就得搭架子,让它们往上爬;西红柿、茄子、青椒、秋葵秧长大后就得及时整枝、掐尖,以便有更多的养分供应给果实。

最考验意志的是盛夏,白天烈日炎炎,早晚蚊虫叮咬、露水湿衣,但种菜的管理工作不能停。当皮肤被骄阳晒红、衣服被大汗湿透时,看到蔬菜的花、叶、果生机勃勃,散发着幽幽的清香,我从内心里感受到

苦中有乐、苦中有甜。

人勤地不懒,一分耕耘、一分收获。春天大地复苏,小青菜、菠菜、香菜、大蒜一片葱绿,非常养眼。它们根连着根、叶搭着叶,相互搀扶着、蓬勃生长着,我们能从初春一直享用到春夏之交。夏季更是丰收季节,菜园里五颜六色、热闹非凡:碧绿的青椒、黄瓜和秋葵,紫红的茄子,鼓鼓的西红柿和南瓜,成串成串白里透绿的芸豆,如蛇般或盘或倒挂的丝瓜……硕果累累,竞相争俏。晚秋、初冬时节,躲藏在地下的硕大红薯、芋头被翻出,一个个露了真容躺在暖暖的阳光下,等待着主人收藏或享用。

自种蔬菜很少用化肥和农药,即使打过农药也要等到安全期后才采摘。这样用得安全,吃得放心,能吃出自家的味道、吃出美好心情。成熟旺季,我还把蔬菜送给亲友和邻居。

小小的菜园,不仅让我收获了丰硕的果实,还锻炼了身体,更重要的是丰富了退休生活。我的生活多了一份期盼、多了一份乐趣和成就感,增添了晚年的快乐和幸福。

## 别对父母要求太高

◎黄鹤

朋友三喜的母亲过去一直是他们家的一家之主,在家里说一不二。然而岁月不饶人,如今年逾八旬的她,常年住在养老院里,需要护工搀扶才能短距离走动,强势作风早已不复存在。近两年,每次三喜去探望,她都央求他给买个智能手机。

“你眼睛不好,要智能手机也没用的。”三喜每每回绝。他私下告诉我,他是怕伤老人家自尊心。他母亲年轻时是车间里的铁姑娘,巾帼不让须眉,什么新技术都学在别人前头。可现在老了,不行了。几年前,三喜给她买了个老人机,至今她还用不熟练,接电话手忙脚乱,常常按错了键。智能机复杂得多,可想而知,她怎么可能学得会?虽然老人家强势作风不再,可

固执的脾气一点没改。两年间,她一直重复重复再重复地要求买智能机。三喜的儿子看不过眼了,觉得老爸过于小气,款式旧一点的智能机不过几百块钱。上个月,三喜的儿子也没和父亲商量,就买了一部智能机送到了养老院。

果然,老太太怎么也学不会使用智能机,相当于几百块钱买了个装饰品。然而老人家的精神状态却比以前好多了。护理人员说,她常向院里老伙计们显摆,说自己学不会用智能机,可是儿子非要给买,最后孙子抢先买了一个。她还说原本孙子要买一个贵的,被她骂了,才买了这个便宜的……

“原来以为知母莫若子,看来这几年交流少了,我一点都不懂老娘

的心思。”三喜对我感慨道。同时,他又很不理解,土埋到下巴的人了,这么大岁数为什么还这么虚荣?别人怎么看,有这么重要吗?

我跟他议论,他母亲、我母亲,还有我们周围许多母亲,都不是岳母、孟母、陶母,她们只是普普通通的老太太,有一点虚荣心并不奇怪。何况她们只是想证明孩子孝顺、自己幸福,对他人并无害处。

我们小时候都很反感父母对自己提出过高的要求,我们只是普通孩子,不想成为父母嘴里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如今父母到了暮年,我们其实也不应该苛求他们,让他们当平平常常的老头老太吧。有些“冤枉钱”,该花还是得花。花得他们高兴,这钱就算用到了刀刃上。